



摇篮里的四十年

——我与《烟台日报》的生长笔记

□冯宝新

时光是枚薄刃
轻轻一挑 就挑开四十年的茧
我数着指缝里滴下的光
每一粒都沾着油墨香
1985年的海风正翻阅故纸堆
我在教育学院的院报旁
第一次触摸到油墨未干的体温
“火柴盒”短消息夹在版面的褶皱里
像颗未拆封的星星
那是你递来的第一颗糖
每天我闻着油墨的香
把那些佳句妙语装进蓝皮本
像收藏春天的第一枚芽尖

那时我总把信笺叠成船
从学校的绿色邮筒出发
划过黄昏的走廊 划过
抄满笔记的纸页 划过
考试周的焦虑 划向
北大街54号那个让我憧憬的地方

后来我走进新闻的麦田
总在芒种时节望你
北大街54号的信箱
成了我寄存忐忑的粮仓
那篇“覆膜花生”的豆腐块
带着晨露落进版面
我捧着报纸跑过走廊
撞碎的风里全是光

最难忘那个割麦的六月
我曾把“颗粒归仓”
写成了提前收割的宣言
部长的批评像惊雷劈开麦浪
县长的严厉目光像麦芒扎进心房

我捧着那份失实的稿子跑过田埂
纸页被风掀起一角，露出
被红笔圈了七遍的数字——
像七根扎进指腹的麦芒

泥土漫过胶鞋帮，渗进汗里
咸涩漫上喉头时，我忽然懂了
那些被退回的稿子和被揉皱的夜
原来都在教我一件事

新闻最朴素的真理
不是见报的速度
而是根须要扎进泥土
才能结出饱满的希望
比铅字更沉的
是真实是客观是准确的重量
熬过寒冬的迎春花
总会仰起鹅黄的笑脸
当稿件的信笺从54号信箱落在编辑案头
那块稚嫩的“白色革命”的豆腐块
终于在晨雾里舒展成叶
我知道 有些种子
注定要在报社的土壤里扎根
那一年的夏天
我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担当
和新闻稿纸一起变厚
带着通讯员们 挖掘栖霞的根脉
苹果园里的露珠 艾山的风
杨础覆膜花生的纹路 都成了
笔下的星光 一圈圈
绕着《烟台日报》的刊头生长

1996年的秋夜 最痛的那课
是为民间艺人写的故事
把隐私熬成了苦酒
朋友的电话像惊雷
劈碎“第一作者”的光环
我捧着发烫的报纸换位思考
学会了沉默 也学会了
如何让笔更温柔更全面地
触碰人间
那些年，我追着报社记者的脚步
张海波主任的三次采访
吴殿彬笔下的深度
姜爱敏的温情
像导师的手 指给我
新闻的星空 该怎样
用真实丈量高度 如何用深度
触摸人心和生活

2001年的秋风里
我接过新闻宣传的接力棒
怀揣栖霞六十万果农的希望
在北京的发布会 在济南的推介会
把栖霞的苹果酿成

更辽阔的甜
牟氏庄园的砖，艾山的云
牙山的松，长春湖的浪
都在《烟台日报》的版面上
活成了诗
当证书奖杯落进抽屉时
我正整理三十年的稿签
《汗水流过是金秋》的封皮
沾着油墨香
还有那强总编的批注 王永福前辈的奖
那些被退回的稿子 那些
在基层一线守的夜 都成了
岁月里最亮的勋章

2010年的转身有些突然
从新闻到企业 从笔尖到报表
但54号的门 永远为我敞开
老编辑的电话
是悬在檐下的灯
2020年那天
当退休的钟声惊飞麻雀
孤独像潮水般漫上来
您又递来诗歌的犁铧
我又在副刊的版面上
种下一畦新的麦浪

四十年了啊
你始终是我襁褓里的月光
是青年的灯塔 是中年的锚 是暮年的星
从“火柴盒”到结集的诗行
从新闻的麦田到文学的土壤
您用油墨香喂养过我的青春
用版面的光温暖我的诗与远方
你始终是那只
摇啊摇的篮 摇碎了
岁月的尘埃 摇出了一个
老年人的少年梦
今天我又翻开新送的日报
油墨香还是当年的味道
像极了1985年的那个下午
阳光穿过窗棂 落在
“本报讯”三个字上
而我 正握着
一支不会老的笔在副刊的沃土里发芽
墨香深处 正升起新的摇篮

文字有暖需相惜

□姜远娜

我一直坚信，人和人、人和事物的相遇是需要缘分的。冥冥之中，仿佛它是命运偷偷牵的线，让本无交集的人和人、人和事有了交点。比如，我和《烟台日报》以及编辑和众多文友间的相遇，看似不经意，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担任生产队大队长的父亲，常把《参考消息》《红旗》《烟台日报》等报纸杂志带回家。虽然看不懂，但我也愿意翻一翻。不时地，父亲也会读给我听。以至于后来，看到小伟家仰棚上糊着的报纸，或者奶奶针线筐里的衣服纸样上的字，我都会歪头侧脑地看了又看，甚至读出声儿。母亲见了，说，等你长大了，也能在日报上发表文章，那才叫美呢！后来我对于文字的喜爱，一定是源于母亲不经意的那一句话。于是，小小的我，怀着大大的文学梦想，一路跌跌撞撞，只为母亲的微笑。

上小学那会儿，家里条件好点的同学订了《小红花》《红蕾》等文学刊物，我只能等人家读完，红着脸跟人借回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匆匆阅读。有些好的词句，我也会抄写下来。那时候，我最大的渴望就是开一家书店，坐拥群书。

中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讲解。19岁那年，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校园，参加了工作。每次回家，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哥，都会送给我好多《读者文摘》《演讲与口才》之类的书。他还把他高中时省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下的那本《唐诗宋词》送给了我。在我20岁生日那天，大哥寄给我一张贺卡：小妹，20岁生日是一个新的起点，愿你用一颗年轻快乐的心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天。书籍，就是充盈你年轻生命的源泉。祝你生日快乐！

我真的无法辜负大哥那颗懂我的心。于是，上班—图书馆—食堂—宿舍成了我的生活轨迹。当年轻的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聊时尚、聊八卦、逛街购物时，我却捧着书或坐或卧，徜徉在文字的海洋里。更多的时候，我是趴在宿舍的床沿上爬“格子”，写下青春

的小秘密。上世纪90年代初，我试着往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投了几篇稿子。《那年那月那种感觉》等相继在“同一蓝天下”栏目播出，各地听众的来信像雪花一样飞到我的身边。不久后，我们单位有了月报。我小试牛刀，有幸成了一名通讯员，厂报时常刊出署着我名字的稿子。

结婚后，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挤占了我读书看报的时间，却没有泯灭我平凡有韵的诗心。2016年秋，我有幸加入烟台市散文学会，并鼓起勇气参加了当年学会举办的“迎中秋，庆国庆”征文大赛。没想到，我的参赛作品《恋那一地的月光》喜获一等奖。慕会长以及诸多文友向我祝贺，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热心的慧铭文友发给我一大串报社副刊的投稿邮箱，建议我试一试，其中就有《烟台日报》的投稿邮箱。

忽地，我就想起了故去多年的母亲。生前，她老人家总觉得我读书不及哥哥是她的错。那晚，我含泪写下了关于母亲的《今夜，你又走进我的梦里》一文，虔诚地投进了《烟台日报》副刊的投稿邮箱里。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7年2月9日的一大早。我打开微信，看到了初识不久的高老师给我发来的图片。图片上醒目的标题《今夜，你又走进我的梦里》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揉了揉，再定睛瞅，我的稿子真的发表在《烟台日报》的副刊“悦生活·闲情”上，编辑老师还用心配了图片。图片上，一棵大树下，一位母亲打着伞背着一个娃，地上还有三个娃，一个提着个泥罐，另外两个娃嬉戏追逐，煞是应情应景。来不及跟高老师道声“谢谢”，我的眼泪已“吧嗒吧嗒”地洒湿了枕巾。母亲，生前没您啥惊喜，如今，我只能把您进铅字里……

随后，我又提笔写下第二篇文章《再也看不见竹子顶山》，数日不见报，我以为黄了。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温柔的女声，原来是编辑打来的。她说，前几天收到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只是文中没有写

明是哪里的山，望告知一下。我如实回复。放下电话，我长舒了一口气，看来，那篇稿子还有戏！2017年4月28日，《烟台日报》副刊就刊发了我的这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收录进《中国青年作家年鉴》一书，还有幸获得了牟平第二届文艺奖文学类二等奖。让我怎么感谢您！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本想获取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后来，我继续向《烟台日报》投稿。投出的作品，编辑老师从标题到内容都细心修改，精心编辑、用心配图。发表的作品，有时是秀丽老师发挂号信寄给我，有时是郑老师亲自捎给我，有时是牟校长、甲凡老师拍照给我，更有热心的老师剪下来收藏着……一路走来，编辑老师、诸多文友给予我的爱和鞭策，足以温暖我前行的路；《烟台日报》给我的阳光雨露般的滋养，更是激发了我对文字的热爱，让我的心与梦想离得更近了。

《烟台日报》副刊，一直是我最爱的版块。各位作家和师友的作品，或直抒胸臆，或婉转悠扬，或励志昂扬，文字中有对亲情的呵护、对友情的珍惜、对爱情的执着，更有对万事万物的敬畏和虔诚。那些“要闻、体娱、看天下、重磅”等版块里的内容，我也用心浏览、阅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政策性的稿子，我也细心分析了解，这对我日常的采风活动，也有潜移默化的帮助。

《烟台日报》是一个有温度的精神家园，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文学胜地。《烟台日报》带给我的启迪和收获，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道尽的。从文字中获取的自信和尊严，让我挺直了腰杆。文字有暖需相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会好好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用笔深耕内心的荒芜，在文字中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祝福您，《烟台日报》，80岁生日快乐！

（姜远娜，山东省作协会员，退休职工，自由撰稿人）

犹记那个火热的夏天

□张新玲

1983年6月23日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于我而言却是终生难忘——因为这一天的《烟台日报》首次刊发了我采写的稿件《张国永夜修脱粒机》，从而激发了我这个农民通讯员的写作热情，让我成长为一名专职秘书。

我是1981年高中毕业回乡的文学爱好者。当年秋季，我给县广播站投寄了一封“听众来信”，呼吁农民朋友《不要放火烧荒》，不几天就被播出。之后，县广播站接二连三地采用了我采写的通讯报道，让我萌生了更高的追求，开始给上级新闻单位投稿，首要目标自然就是烟台地委机关报《烟台日报》。

翻开我的投稿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从1982年元月4日开始尝试着给《烟台日报》投稿的。可能是底气不足、勇气欠佳，也可能是摸不着边儿、无处下手，全年我只投了5篇稿件，包括3篇小故事、1篇小小小说、1篇评论稿，均石沉大海。

1983年，我调整了写作思路，加大了投稿力度，重点围绕大包干后农村出现的新气象采写新闻稿件。“中不中，往里拥。”我每周至少投出一篇稿件，上半年共向《烟台日报》投稿22篇，终于在麦收季节有了收获！

那是1983年6月中旬，正是胶东半岛如火如荼的麦收时节。我利用夜间看场的间隙，趴在窝棚里，就着一盏灯笼，将那几天的所见所闻写成《三夏纪事》一篇，内含三个小故事，小标题分别是“张国永夜修脱粒机”“有急事请找张继记”“义务后勤张丰来”，次日一早就投进了邮筒。因为我村是公社驻地，距离邮电所不远，所以寄送信件还算方便。

6月23日——这天是农历五月十三，村里逢集。上午我和伙伴去赶集，中午回来后母亲告诉我，村里大喇叭刚才广播张国永上报纸了，“说是下黑修脱粒机什么的”，我当即意识到是我写的稿子被采用了。于是我顶着烈日、一口气跑到大队部，见到了当天的《烟台日报》，果然在第3版“承包收麦第一年，新人新事令人赞”栏目里看到了《张国永夜修脱粒机》一篇。虽然只被采用了一个小标题的内容，也已经让我喜不自禁，当即征得

大队会计的同意，将报纸带回家中收藏起来。

3个月后的9月23日，我的第二篇稿件《老子、儿子和种子的故事》在《烟台日报》第2版“学科学用科学”栏目发表。这让我的写稿信心大增，也对《烟台日报》有了更深的感情。

可惜的是，几天之后的10月1日，我所在的莱西县就由烟台地区划入青岛市。尽管县里的通讯报道会议已经布置不必再向《烟台日报》投寄稿件，但我仍然停不下来，继续投到了年底——从当年的投稿记录看，最后一篇的投寄日期是12月28日。

因为莱西已经划出烟台地区，《烟台日报》不可能再采用莱西的新闻稿件，所以从1984年开始，我停止了向《烟台日报》投稿。

虽然如此，烟台市北大街54号这个地址，却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连同那两篇稿子的版式，我至今未曾忘记。而6月23日那个火热的夏天，我满头大汗地跑到大队部，看到自己写的稿子变成铅字登上《烟台日报》那一刻的激动心情，更是终生难忘。

1984年7月，我被招聘为乡团委书记，后来担任了乡党委宣传干事、街道党工委秘书等职，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我写的稿件也登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大报。我知道，这些成绩的取得，均起步于1983年6月23日那个火热的夏天，归功于随时陪伴在我身边的那份《烟台日报》……

（张新玲，山东省莱西市望城街道退休干部）



流淌在心间的文字

□姜琳

1998年毕业后，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在无聊的工作时光里，是你的陪伴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每天上午，我最喜欢的的事情就是读报纸。一杯茶、一份报纸，我便能遨游于文字的魅力之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由此，我也与《烟台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的我，不过20来岁，风华正茂。我利用工作的空闲时间，读了很多国内外著作，也开始尝试自己创作。下了班回家吃过饭，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写就是一夜。我大概是赶上了文学最好的时代。那个时候，街角处总有报刊亭，门口摆满了各种类型的报刊。每次经过，我都会停下脚步，翻阅着各类报纸和杂志，从中翻找征稿信息，回家后继续奋笔疾书。

这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翻看着《烟台日报》，发现在版面靠下的位置上赫然刊登了一条征稿信息。由于时间太久了，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了，甚至刊登后剪下来的豆腐块文章也因为屡次搬家而丢失了，很遗憾。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和名字时的那股子兴奋劲儿！要知道《烟台日报》在纸质媒体中的分量是很重要的。为此，我很是得意了一阵子。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微信、支付宝、网上银行等，领取稿费时必须带着身份证和凭证，去附近的邮局。我郑重地接过几十元的稿费，小心翼翼地放到钱包里，像中了一百万元的彩票一样咧着嘴，骑着自行车一路傻笑，引得路人纷纷侧目……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风大，但是温柔。

时光一晃而过，生活也变了样儿。我换了工作，在一家网站做编辑。当互联网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时，纸质媒体也在慢慢地淡出我们的视野。报刊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报刊也不再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新单位没有订阅《烟台日报》，说是节省成本，于是我只能在水母网上看报纸的电子版了。一开始我很不习惯，鼻子闻不到油墨的香气，手也触摸不到纸张的质感，只有冷冰冰的鼠标和亮晃晃

的电子屏幕，让我的心里有些失落感。人总要学会适应，我也适应得很快，因为宽带的速度很快。早晨上班后，一打开电脑，各种新闻映入眼帘，征稿信息中的投稿邮箱也增加了电子邮箱。每次写完稿件，鼠标一点，嗖地一下就发送出去了。对方也马上发回了收稿函，说感谢、请等待消息。尽管很多稿件都石沉大海，可我依旧热爱文学，喜欢文字。

这一写就是半辈子，其间也收获了大大小小的奖项。一路走来，我始终没有忘记《烟台日报》，还成了《烟台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常驻粉丝。我经常翻阅微信公众号，学习某些文章的写法、观点，运用到自己的文案中，提升了写作水平。有一次领导问我：“小姜，最近你的稿件写作水平提高了不少，有什么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这我是与《烟台日报》的秘密，可不能外传。写到这里，你们一定笑了，说不外传，还不是投稿了？此稿件一旦发布，岂不是把秘密公布于众了？是的，看到公众号上发布的“我与《烟台日报》80年”的征文启事，我真的坐不住了，爱好文学的那颗心蠢蠢欲动，仿佛自己再次焕发了青春，年轻了好几岁，更想重现当年在《烟台日报》上发稿的风采。我想说一下，在自己从一名青春美少女到中年大妈的转变中，《烟台日报》或者说是文学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也想像唠家常一样跟手机对面的读者说说我与《烟台日报》共同成长的故事，怀念最初的美好与那个年代最美的自己。

岁月改变了模样，报纸改变了形态，文字却依旧流淌在我们的心间。更多的“00后”年轻人发挥优势，将网络媒体的力量放大，启用了视频号作为新载体，融媒体应运而生。时代的浪潮是阻挡不住的，《烟台日报》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老牌的纸质媒体而停滞不前，反而敢于追逐和创新。手机里的《烟台日报》依然是我的最爱，经常翻阅它，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最新的消息。如今AI科技迅猛来袭，《烟台日报》又会以怎样的姿态来陪伴着我们呢？

（姜琳，文学爱好者，曾获老舍散文大赛三等奖）

“我与《烟台日报》80年”征文投稿邮箱：ytdaily80@126.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烟台日报》80周年征文+作者姓名+联系方式”。优秀作品将刊登在《烟台日报》及官方新媒体平台，作者有机会获得《烟台日报》的纪念品。